

# Shen Jialu

## 袅袅炊烟，随梦而去



沈嘉禄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爱好美食和收藏

十五年前的金秋时节，我与朋友探访了从小就心向往之的微山湖。坐船，上岛，进村，先去瞻仰了一棵枝干粗壮的老槐树，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由秦怡饰演的芳林嫂，就被小鬼子绑在这棵树下残暴拷打。再往上行进数百米，就到了铁道游击队纪念馆。

秋色苍茫的湖面上，一群白鹭贴着水面掠过，留下一圈圈涟漪，广场上有一座凉亭，一个上了年纪的村民头戴老洪的鸭舌帽，拨弄自制的土琵琶，“唱着那动人的歌谣”。

不过在村里我又看到了一种难以接受现实：河道污染严重，村道坑坑洼洼，家家户户门口垃圾成堆，鸡飞狗跳的喧闹以及村民脸上的无可奈何，让时光仿佛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。

去年秋天我应朋友邀请重访微山湖，眼前的一切让人感慨无限，河道清亮了，村路四通八达，平坦而整洁，村里的农舍十有八九是新盖的，垃圾管理也颇见成效，那棵大槐树已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。当地村民通过乡村旅游、围湖养殖、大棚瓜蔬致富，已不算新闻。

后来我又在浙江、江苏几个乡村踏访，对“美丽乡村”“美丽庭园”建设有所感受。今日江南农村在环境整治方面发生的变化，为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书写了美丽的篇章。住了祖孙三代四代的老屋，在风雨飘摇之后被推倒重建，镇政府提供几种样式让村民选择，保留了部分江南民居的元素，也便于现代生活方式的介入。有些老屋保存状况不错，大屋顶梁架结构，观音兜和屋脊装饰颇见匠心，村委会就出钱进行修缮，成为乡村旅游的资源。白墙上的壁画大红大绿，艳而不俗，讲述着风土与时尚。

土地流转了，青壮去城里打工，老人在家照看孩子，这种格局本不出意料。不过我也明显感

到村民对有些措施的抵触，比如规定农民不能在自家庭园种蔬菜瓜果，要按照统一规划分别种上景观植物，比如月季、蔷薇、桃花、梨花，还有马鞭草或适应性更差的熏衣草。

也有些地方稍有宽容，允许村民在自家庭园种蔬果，但规定瓜棚豆架的高度不得超过40厘米。于是我看到丝瓜拖在地上，番茄还没由青转红就烂在地里，四季豆像豆芽一般羸弱。

有些村里还严格规定不准养猪养羊、不准养鸡养鸭，你在村里转个遍也别想买到“走地鸡”或“老公鸭”。以前有陌生人进村，最起劲的就是当道狗，

大声狂吠，围追堵截，算是警告也算是报信。现在狗已不见踪影，猫也难得一见。大石桥下钓鱼摸虾曾是诗意的一景，现在村里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有这等好事。刺目的阳光直射在村路，寂静得让人发怔，时有起伏的蝉鸣显得特别无聊。不过牛粪猪粪的味道消失了，苍蝇蚊子明显减少，这大约是功劳。

**现在农村都用上了液化气，即使留有画了灶壁画的柴灶，也不能让烟囱冒烟了。**

以前的村干部是本村或邻村的，现在的“村官”都是“外来者”，他们每天开着私家车来上班。“村官”中也有不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朝气蓬勃，思想活跃，干劲十足，不免钦佩。在一个村子里，他们取缔了马路集市，又申请到五百万建造一个颇有现代感的开放式市集。老百姓问：这笔投资要到啥辰光收回？

上周我去川沙给一个以村干部为对象的征文活动做点评，有一位作者在文章中有一段诗意的描写：“日落时分，西边天空大片的云朵压得很低，我看到故乡的炊烟袅袅上升，为那朵最低的红云渲染一笔墨晕。”我连问她三遍“你真的看到了炊烟？”

她不敢回答。事实是，现在的农村都用上了液化气，你家即使留有一只画了灶壁画的柴灶，也不能让烟囱冒烟了。☑